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二十九回 柳元帥誤中飛刀 八美人施計擒賊

樹春追趕至陣中，只聽得一聲響處，霎時間怪風滾滾，煙霧重重，無路可出。樹春心慌，即時把槍放下，拔出銅錘舞動，只見電光閃閃，登時風寂霧散，天氣晴朗。樹春大喜，雷天必被樹春一槍刺死。飛石道人看見大怒，連忙仗劍趕來。大喝一聲：「休得放肆，待貧道與你見個高低。」樹春大罵道：「妖道休走，本帥正要取你之首。」

飛石道人大怒，即向腰間取出一個葫蘆，念動咒語，把葫蘆一搖，但見一派汪洋大水，滔滔而來，平地淹上數尺，樹春把銅錘亂舞，登時大水消亡。飛石道人大怒，又取出一個葫蘆一搖，喝聲疾，都是虎熊豹狼獾將過來，把樹春圍祝樹春著忙，舞動雙錘，向前打開這些虎狼，一時間無影無蹤。飛石道人大罵：「狗奴才，敢傷俺法寶！」

又取出第三個葫蘆，按劍作下符法，搖上幾搖，轟轟一響，一片火光衝起，映的山坡盡紅；樹春只顧把錘亂舞，頃刻紅光全無。飛石道人大驚，被樹春殺得大敗回營。嘍囉死者不計其數。方才收軍，花千歲恐樹春有失，亦引兵前來接應。兩下合兵一處回營，備酒慶賞諸將。再說飛石道人大敗回營，宋文采大驚失色。飛石人道：「大王休要著急！貧道今日不曾防備，所以失手；待明日貧道使了九口飛刀，料他性命難逃吾手。」

到次日，飛石道人使命：「郭飛鵬先去討戰，誘他入陣，待貧道作法擒他。」

郭飛鵬答應一聲，即時披掛上馬，出營討戰。柳元帥親自接住，兩下大戰五十餘合，柳元帥回馬便走。郭飛鵬拍馬追趕，飛石道人在後高聲喊道：「郭將軍不要追的。」

郭飛鵬不聽其言，緊緊趕上，柳元帥且戰且走，約有五里之遙，柳元帥回馬把槍逼緊幾槍，虛晃一晃，郭飛鵬閃在一旁；柳元帥復一槍刺去，正中郭飛鵬左肩，郭飛鵬負痛，回馬要走，柳元帥飛下一錘，郭飛鵬翻下馬，眾軍上前亂刀砍死。飛石道人趕來看見，大怒：「柳樹春看俺的法寶！」

即時祭起飛刀，柳元帥抬頭一看，只見一道霞光，罩將下來。躲閃不及，飛刀正中肩頭，柳元帥大驚，正要招架，又是一把飛刀半空中溜將下來，霞光閃閃，眼目昏亂，幾乎跌下馬來。幸虧三軍救住，早被第二把飛刀著了左膊。印然禪師連忙飛出，救了回營，花千歲大怒道：「天羅陣已破，什麼飛刀如此厲害？謹扶元帥回帳安寢。用藥敷治傷痕。」

樹春已是昏迷不省人事，印然禪師十分煩惱，與花千歲相議進京求救。次日飛石道人又來討戰，蘇保出戰，也被飛刀所傷，大敗回營。花千歲見樹春危急，即命高掛免戰牌，飛石道人揚揚得意回營。宋文采道：「飛刀雖妙，只是樹春日久未除，如何是好？」

飛石道人笑道：「大王勿憂！柳樹春如今連中兩口飛刀，雖不能擒獲，管教七日之內，一定身亡。樹春若死，大患已除，將不足為慮。華愛珠等豈不幫扶大王統兵，長驅殺進京都。」

宋文采大喜，開懷暢飲。且說八美假意投降，原是要從中取事。哪知被飛石道人所譖，囚禁後營，好覺心焦。又不知柳元帥如今怎樣用兵破這天羅陣？忽聞播鼓敲鑼之聲，愛珠忙問嘍囉何事敲鑼播鼓？嘍囉應道：「昨日軍師將柳樹春連中兩口飛刀，今日又傷蘇保一把飛刀，軍師說只在七日之內，中刀必定身亡。為此大王歡喜，與軍師二人飲酒，敲鑼鼓作樂。」

眾姐妹聞言，心中大驚。少刻嘍囉不在，眾人共思計策，如何收除妖道，拿得宋文采。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包管拿祝眾人聽說，皆稱妙計。少頃二個嘍囉拿酒食送來，華愛珠叫嘍囉道：「哥哥，相煩你代稟大王，說我們有話，必要面稟。」

嘍囉道：「待我稟與大王知道。」

那嘍囉去不多時，前來說道：「大王只著你一人前去。」

即上前開了鎖鏈。華愛珠同嘍囉來見宋文采，硬著頭皮，雙膝跪下。文采哈哈大笑道：「美人，你肯服了麼？」

華愛珠道：「大王念我姐妹八人愚昧，冒犯大王，被擒之後，懊悔莫及！昨夜仰觀星象，但見帝星朗照，應在大王身上，不日之間，必登九五之尊。」

宋文采喜道：「原來會觀星象，不知哪處學的？」

華愛珠道：「妾曾遇過異人傳授法術，並天文地理，盡皆知曉。」

宋文采道：「住了，你既有法術，為什麼這天羅陣就破不來？」

華愛珠道：「此是大王洪福齊天，成功在即，更兼軍師法力高強，所以入陣紛亂被擒。我們大家各願傾心投降，共扶大王。柳樹春氣數已盡，武曲星現在昏暗，只在四五天之內性命定然難保。」

宋文采笑道：「我卻不信，手下去請軍師前來。」

不多時，嘍囉前來稟說：「軍師大醉如泥睡了。」

愛珠道：「大王如若不信，同去一觀，便知真假。」

宋文采心下一想，軍師說孤家有帝王之相，美人又說帝星朗照應在孤家身上，軍師說柳樹春七日之內難逃性命，美人今晚又說四五天之內，性命難保，細想起來，軍師與美人二人的話，卻甚然相符。料她必是真心投降！即叫道：「美人，休要跪下，快來與孤家陪飲。」

華愛珠道：「大王，我們姊妹八人，同人合膽，情願幫扶大王，共成大事。伏乞大王放她們出來，一齊陪伴大王飲酒。」

宋文采信以為真，即欣然命嘍囉將七美一齊放了出來。嘍囉答應一聲而去。那宋文采一者妄想九五之尊，二者已經酒醉之人，癡念八美，得相共衾同枕之歡，待她們陪吃幾杯，豈不有興？這是他倒霉之時，所以如此。少刻七位姊妹俱到，上前見禮，宋文采命坐在旁邊，眾姊妹輪流把盞，勸得宋文采爛醉如泥，華愛珠同小桃就將他扶到房中，眾姊妹俱各相隨入房。時二更將盡，三更初交，營外這些頭目兵將，日中辛苦，夜間正是罷兵之際，大家吃得爽快，斜東倒西，卸甲而睡。只有四個親隨陪伴的。見宋文采已許八美投降，再想不到弄機謀，施巧計，看見八美將大王送入房內，四個人把這些剩酒殘食，吃個殘餘吃個爽快，私相說道：「哥哥，俺們大王，每想要做皇帝，便不該貪花愛色。」

又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？從古及今的皇帝，哪個不貪花？哪個不好色？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，不要說大王貪愛，就是我們好不動情。」

四人說說談談，吃得大醉，東倒西歪睡了。八美見宋文采帶衣而睡，鼻息如雷，四人在房看守，四人出外，東張西望，見眾軍都已睡盡，即將軍器盜取進房，又盜了馬匹，然後再到後營望看。只見看守之人，在那裡閒談，小桃搶上前一刀一個，結果精光。又將囚車破開，放了柴君亮、楊晉出來，同至房中。只見宋文采沉醉睡熟，全然不知。即取索鏈輕輕捆縛。恐怕他聲張叫喊，又割下一幅衣裳，團做一團，塞在他口。用力斬其足趾，宋文采夢中疼痛難當，開眼看時，身子已被捆縛。欲待叫喊，又被塞其口，只是亂滾亂掙。好像落湯蝦一般。柴君亮將他拿出房中，當先上馬，挾在馬鞍上，楊晉斷後，各執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開營門而出。華愛珠道：「宋文采雖然捉獲，只是妖道未除，飛刀甚然厲害。究竟是個禍端！不知他的臥房在哪裡？」

小桃道：「飛石道人妖法厲害，不要撥草尋蛇，招惹禍端。」

柴素貞與田素月道：「這個妖道，是容他不得的，將他結果了性命，不盜飛刀也罷。」

張金定道：「他王將已被我們所擒，諒他必歸別處而去，憑他自去。理他做甚？」

陸素娥道：「自古雲，放虎歸山，後遭其害。倒是尋到房子，放一把火，將他活活燒死，反得乾淨。」

華愛珠即悄悄步至中軍帳，一望見那四個親隨之將，在那睡得正濃。便將一個拉起來問道：「軍師的住房在著何所？」

那人夢中著了一驚，連忙拭抹眼睛一看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千歲娘娘！為什麼不與大王同睡？要尋軍師臥房做甚？」

華愛珠道：「方才大王說要與軍師講一句話，哪知軍師一去不來，所以要尋他。」

那人指東邊回牆之內，燈光皎皎此間就是軍師的住房。華愛珠已知，即將那人一刀砍死，忙與眾人說知，一齊同到東邊回牆之外。定睛一看：「呀！這般堅固的牆垣門，如何得進去？」

正在觀看之際，只聽得一聲大喊：「華愛珠這班小賤人哪裡走？」

眾姊妹聽見大驚，慌忙上馬逃走。幸虧內外營門已經柴君亮楊晉出去之時預先開的，所以八美逃出營外，無甚遮擋。那飛石道人酒醉醒來，覺得精神不爽，屈指一算，方知有變。急急趕上前來，眾姊妹拍馬加鞭，如飛而走。飛石道人在後仗劍作法，念動咒語，一時飛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眾姊妹著忙，黑暗之中，不分東西。只管亂跑，又見那些妖魔怪獸，咆哮而來，團團圍祝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見東南角上，霞光萬道，一位少年道士，駕雲而來。高聲喝道：「孽畜休得無禮！俺魏烈來了！」

手中拿一個小葫蘆一搖，亮光萬道衝來，那妖魔怪獸，立刻俱無。依舊推開雲霧，現出星光。飛石道人大驚，又祭起飛刀，魏烈不慌不忙，將劍尖一指，那飛刀輕輕的旋了團團圍住，無路可出，即駕雲而走，魏烈取出現魔珠望空拋起，只聽得半空中一聲響亮，現魔珠照著道人頭上打將下來，猶如泰山壓頂一般，飛石道人在地下亂滾，現出原形，乃是一隻大驢。華愛珠把劍正欲砍下，魏烈止住道：「不可傷他性命，即取捆仙繩捆祝」眾姊妹上前稱謝，叩問姓名，魏烈道：「此時不必問我，你看那邊人馬來了，速向前抵敵。俺自去救柳濤要緊。」

眾姊妹回頭一看，只見火把照耀如同白日，搖旗吶喊而來。原來柴君亮楊晉將宋文采捉回營中，花千歲恐怕八美被妖道所傷，故此差方天和提兵救應。眾姊妹見是自家人馬，方才安心。細說收伏妖道原故，方爺大喜。乘勢殺入賊營，賊兵不及防備，在睡夢中驚醒，人不及衣，馬不及鞍，自相踏踐，死者不計其數。

花千歲亦領大軍隨後到來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再說魏烈帶了妖道，來到營中，取出仙丹與柳元帥蘇保二人敷在傷處，不消一刻，依舊如常。柳元帥看見魏烈在前，連忙稱謝，叩問姓名。魏烈道：「不用問我，如今宋文采已經擒獲，飛石道人已經收除，乃聖天子洪福齊天，元帥雄威濟世，早早出榜安民為是。」

樹春聽說宋文采已擒，便問：「宋文采在哪裡？」

印然禪師命軍士將叛賊推進來。眾軍答應一聲，把囚車推了進來。柳元帥一見，哈哈大笑，抽身站起，把頭亂點道：「宋文采，你這叛寇，也有今日！本帥不問你別的言語，只問你為何錯想頭，圖謀天下害了許多生靈？如今被擒，還有何言？」

宋文采歎一口氣道：「咳！柳樹春，我恨你這無知小子，綿綿仇恨，如何得泄！為什麼大鬧三山館，打敗我同胞手足；南河裡鬧龍船，又勾引這些潑賤婦女，把俺作弄一場；花家莊打擂台，仗你擒拿手法，傷了我弟性命。每每與我作對，使俺無容身之地。生不能啖你之肉，死當為厲鬼殺你。」

柳元帥大怒道：「本帥不提你前情，你反叨叨說個不了！若不是朝廷的欽犯，立刻將你碎屍萬段。」

只見花千歲、方天和同眾姊妹一齊回營，見了元帥，向前問安。柳元帥道：「足感掛念，多蒙這位英雄仙藥，立時見效，頃刻收功。但不知宋文采如何捉拿？飛石妖道怎樣收除？倒要說個明白，本帥好記上功勞簿。」

眾姊妹便將如何用計假意投降，把他灌得大醉，將他捆縛，又把妖道被這少年仙家怎樣收伏，各各細說一遍。元帥大喜，稱贊不已。即令將飛石道士抬過來，軍士立即推進，元帥舉目一看，那驢精把身子縮做一團，元帥罵道：「妖道，你即會變人形，何不修成羽化，妄生禍端？宋文采誤聽你讒言，擾動干戈作亂，害了許多生靈，皆你之罪。便叫刀斧手推出斬了。」

魏烈道：「元帥可將這畜生暫且囚禁，待我師父前來定奪。」

柳元帥問道：「不知令師何名，在何仙山？」

魏烈道：「家師乃豹頭山法悟禪師。」

元帥大駭：「原來就是法悟禪師，他曾與我醫治啞口，又蒙差遣賢徒收服妖道，但未知小將軍尊姓大名？若在仙山學法，為什麼不像出家人模樣，是何緣故？倒要請教。」

魏烈道：「元帥，你可記得那年間為了花瓊命案，我兄代你出監的事麼？」

元帥心中方才記得：「你莫非就是魏烈。我與汝雖有一面之交，奈一時認不得，不知為何又在仙山學法？」

魏烈便被把蕭士高謀害，蒙師父救引上山情由說了一遍。華愛珠道：「我們被妖道作弄妖法，逃走無處，正在危急之際，若無將軍到此相救，不但性命難保，而賊營豈易剿滅！」

魏烈道：「師父差我下山之時，授我三件法寶，駕了祥雲，前來救援。」

華愛珠忙問道：「不知那三件法寶何名？」

魏烈又說：「現魔珠一顆，捆仙繩一束，滅毒丹一服。元帥中此飛刀，若無此丹敷治，性命只在頃刻之間。」

元帥大喜稱謝，魏烈謙遜一番，蘇保便將出首蕭士高的言語也說了一回。柳元帥吩咐備酒慶賀，大犒三軍，上本奏捷。招撫地方，出榜安民。擇日班師，奏凱回朝。百姓攜老扶幼，沿街排的香案，迎送帥爺班師。元帥各各安慰一番，往京進發。